

中秋将至,沪上老字号再展新意,泰康食品和乔家栅不约而同推出辣酱油鲜肉月饼,将那抹熟悉的酸甜鲜香融入传统月饼,一口咬下,仿佛就是记忆中炸猪排的滋味。

这个创意并非凭空而来。对上海人来说,辣酱油早已超越调味品的范畴,成为这座城市味觉记忆的一部分,外地朋友常将它视作上海特产。但其实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误会——辣酱油既不“辣”,也非酱油,更非原产上海。它的原名是伍斯特郡酱(Worcestershire sauce),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英国伍斯特郡。其配料复杂多样,却并不包含酱油的基本原料大豆。这瓶调味品 的故事,恰是一部以味觉书写的全球化简史。

翻阅各国图书馆珍藏的历代食谱,19世纪的味觉版图在眼前铺展。从伦敦到悉尼,从夏威夷到新奥尔良,伍斯特郡酱的身影无处不在。英国利兹大学布罗瑟顿图书馆珍藏的1846年食谱《美食革新者》中,记载了“魔鬼烤火鸡”的秘诀在于两大匙伍斯特郡酱的调味。1876年的《澳大利亚烹饪》中的“魔鬼小龙虾”同样离不开这种调味品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收藏的1882年的《夏威夷烹饪书》,更是详细记录了如何用它制作鱼丸——新鲜鱼肉与蛋液、土豆泥、胡椒再加伍斯特郡酱融合。密歇根州立大学藏有的1885年《克里奥尔烹饪书》,在教授咖喱制作时,将洋葱、黄油还有伍斯特郡酱列入,构成了“美式咖喱”的独特风味。

八月下旬,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埃塞俄比亚转机抵达乌干达首都坎帕拉。

我是受到《国家地理》杂志封面那位英国女孩珍·古道尔(Jane Goodall)的鼓舞,决定去乌干达的。26岁的珍·古道尔可谓真人版《美女与野兽》,她将一生都投入在非洲腹地追求儿时梦想中。2023年纪录片《珍·古道尔的传奇一生》轰动世界。如今她90岁了,还常在飞机上捧着电脑工作,真是令人肃然起敬。

早晨6:30,从布温迪国家公园客棧出发去“追猩大本营”(距首都坎帕拉大约10小时车程,非常辛苦)。游客很多,一共7组。每组8人,加上丛林导游、丛林卫兵、丛林开路工等共14人。我们小组成员来自美国、德国和中国,其中有位德国中年女子是第二次来了。

在崇山峻岭追寻银背大猩猩家族,三十多年来,是火遍欧美的乌干达高端探险品牌。但是,需要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三四个小时,非常艰辛!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谨慎参加。从海拔2000米攀登至海拔3000米雨林性质的崇山

书与画
阿明

比较仔细朴素的西洋画风形容为写实的个性,那么国画就具有很强的写意书写性。书写性是它的特色,中国画的内涵、节奏、韵味,画家的情绪、情感都在书写中得到发挥。抛弃了书写这一特长,是非常可惜的。

任伯年几笔燕子,在桃花枝上迎风飞翔;齐白石的虾,晶莹剔透,特别是几根线条,很有功底,似钢筋,富有弹性。书画同源墨为神,妙极神品熠熠生。

辣酱油漂流记

徐凡

到了20世纪初,《饮食与烹饪:世界烹饪与饮食协会官方刊物》在介绍德国美食时写道:“经验丰富的厨师应该了解国际美食。”文中还特别提到,每家餐馆都能找到一瓶伍斯特郡酱。一瓶小小的调味品,悄然成为国际美食的共同语言。

当伍斯特郡酱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落地生根时,它也同步到达上海。1855年,上海《北华捷报》(The North-China Herald)刊登了伍斯特郡酱广告,称其为“唯一上等调味汁”。此后半个多世纪里,这份英文报纸刊登了数百篇伍斯特郡酱广告,见证着这种调味品如何

“辣酱油”这个中文名称最早起于何时尚不清楚,至迟在1900年12月17日《申报》上的一则拍卖广告中就已出现了“辣酱油”名号。到1920年前后,辣酱油已经开始走上了国产化之路,上海报刊广告中开始出现了国产辣酱油,如双鱼牌、冠生园、爱国卫生等。耐人寻味的是辣酱油在中国的身份转变。1925年五卅运动后,上海出现了“五卅牌辣酱油”。广告词充满时代印记:“君尝五卅牌辣酱油,永志勿忘五卅辣味。”此后每到5月,报纸上总会出现提醒:“有五卅辣酱油存在,即五卅的精神不死。”1933年,梅林辣酱油的广告更是打出“生产救国”的



口号。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,选择国货辣酱油,成了上海市民朴素的爱国表达。原本的舶来品,在上海人的努力下,成就了国货骄傲。

真正让辣酱油在上海扎根的,是上海市民的美食智慧。1930年的《上海的吃》记载:“炸排骨摊点上就配上了辣酱油,食客们吃得都有瘾了。”但上海人的想象力远不止于此。1935年的《四季烹调家庭新食谱》中,辣酱油已成为冻猪蹄、荔浦芋贴虾、素玉兰片的百搭配料。宝大祥创始人丁健行为辣酱油留下食评:“刀鱼宜清炖,加姜三四片,食时佐以辣酱油,鲜美无比。”梅林的广告甚至建议大闸蟹蘸辣酱油,“滋味更鲜十倍”。

这种“万物皆可辣酱油”的创新精神,让外来调味品彻底本土化。它的酸甜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江南菜的清淡与浓油赤酱的厚重,成就了海派菜肴独特的风味体系。今天,当辣酱油鲜肉月饼成为中秋新宠,当泰康黄牌依然摆在生煎摊头,这个被我们叫错了名字的调味品,早已成为上海味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从19世纪的“魔鬼火鸡”到21世纪的鲜肉月饼,一瓶小小的辣酱油,见证了文明如何在最日常的地方相遇、交融、生根。辣酱油的漂流史也许在说:美食的魅力不仅在于纯粹,也在于交融;不止步于固守,更在于创新。当我们为月饼注入辣酱油的新味道时,其实是在续写这个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故事。

风味自有来路,文明从未孤立。在平凡的餐桌上,世界早已悄然相遇。

当武定西路的鸟鸣和车铃声唤醒我时,我逆着时间的流向,越过空间的阻隔梦回童年,坐在凤凰二八大杠横杠上啃着烧饼——一般情况下我坐在后座上,但当我们父女相伴去看电影时,父亲会破例允我坐在横杠上,那样坐的姿态,让我感觉自己是被拥抱、被宠爱的孩子。

父亲身上有少年气。他十五岁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,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缺乏父亲的提点,基本按照个人意愿自由生长。他高兴时会本性显露,行为举止像个定格在十五岁的少年。比如,在我十几岁爱唱歌的年纪,每唱一首,父亲便笑着央求我:“再唱一遍。”我就再唱一遍,等我唱完,他的笛子已经跑到手里。所以,一首歌我往往要唱上三遍,第三遍父女合作版,我纯属配合他炫技。父亲笛子吹得好,我唱的歌他总是听一遍就能吹出来。

他平时为了装个有威望的父亲,经常摆出严肃的样子,不过,一旦喝了点酒,便尽显少年本色。让他卧床休息,他偏要出门,我们就在门口拦截,他则千方百计寻找空隙突围。左左右右,前前后后,闪转腾挪,对峙双方像是玩起

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一番斗智斗勇过后,彼此都有一丝厌倦,最终总归是我们无奈放水,而他挂着一脸扬扬得意出门玩去了。

除了少年气,父亲身上还有文艺气。在知青年代,他曾经是“宣传队”的一员。父亲还会拉二胡。我长大后买了吉他,虽然我连个三脚——不,二

安排。他会为家人洗手做汤羹,还很会带娃,孩子一生病,他就掉眼泪。但他也杀伐果断。我十一岁考上当地衡水中学,由于想家,无心向学,数学英语都不及格,他果断给我转到他在的学校,并叮嘱同事多多提问我。于是在我们老校长的语文课上,我创下了一堂课站七次回答问题的纪录。英语也不敢怠慢,竟然成为调研课时时的领读人。

下课后,父亲就不再给我定规矩。我会爬到篮球架最上面的一个横杠上,在夕阳西下的操场登高望远,父亲远远走过,脸上甚至挂着一丝笑意。就在去年,他还旧事重提,说老校长问我“爬那么高,能考上学吗”,我高高在上回答“能”。我并不记得这个细节,听后只感觉是父亲对我有滤镜。

五十岁之后,大约是生活的磋磨,父亲的那些少年气、文艺气甚至儿女情淡了,部分转移到了孙辈和狗身上,但暗藏于他身上的文艺气到底还是找到了出口。退休后,他竟然做了当地负责红白喜事的大总管,这使得父亲身上凭空多了一股江湖气。这个大总管一干干了十余年。我有一次开玩笑地问他:“你起早贪黑,收不

收钱啊?”他嘿嘿一笑:“收什么钱呀,都是乡里乡亲,那怎么好意思!”

父亲长着一副沙嗓,年轻时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戏,沙哑但能以假音拔高的戏腔自带沧桑的岁月之感。一想到他那副沙嗓从唱戏跨越到熙熙攘攘人流中cue流程,我总会哑然失笑。但一转念,便觉父亲走到这一步既偶然又必然。只是,当年他亮起沙嗓唱戏的时候,身高一米八,玉树临风,白衣飘飘;如今主持婚嫁娶时,缩成了一米七,变成一个好像从不知名的神山里走出的弯腰驼背的神秘人。最近一次通话,我劝他别干了,他喜滋滋地说:“我已经物色好接班人啦!我带他一段时间,等他熟练后,我就不做了。”

育部社会教育司时与许寿裳、钱稻孙等共同设计的国徽图案。1920年上海筹备造币厂,为求新国币图案,将原来的龙凤图

案呈报,1923年提案获采纳,但由于多种原因,上海造币厂未能及时开工,故未大量铸发流通。

黼黻银币

吴雄胜

1923年天津造币厂铸有龙凤壹圆银币,正面图案十二章龙凤纹,币背图案嘉禾,此币亦称“黼黻(fǔfú)银币”。试铸币方出,民意认为有帝王色彩,故未采用。据1913年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记载:“龙凤”设计图本是由鲁迅在1912年就职教

开学,女儿上五年级了。头一个礼拜,对每门副课老师都充满了期待,比如喜欢的音乐老师换了没?心理课还是那个温柔的老师吗?主课老师在返校那天已经见过面了,一个都没换,还是熟悉的“老面孔”。

昨天我刚下班回家,她就让我猜自然课是谁教的?我把想到的老师名字都报了一遍,

她摇摇头,最后告诉我,是英语老师H!

啊,我怎么会想到?之前返校回来那天,我俩闲聊,我说老师们估计也和你们一样,假期结束了有点小失落吧。她说,是的,但H老师是例外,她笑嘻嘻的,可开心啦。我一想,是哦,H老师的娃也是小学生,那这高兴是发自内心的,神兽归笼了啊!

女儿三门主课里最喜欢的是英语,这一点H老师功不可没,她俩是双向奔赴。女儿喜欢英语到什么程度呢?语文写作文,拿英语思维导图打草稿;让她写个读书笔记,她必定夹带些英语单词;连给

我发消息都恨不得全用英语。小时候我和她爸想瞒着她说什么,就讲英语,现在这招使不上了——她的听力和口语都快超过我了。

在女儿的学校,主课老师兼副课挺常见。语文老师教道德与法治,数学老师带劳技。女儿说,新学期的第一节自然课就排在英语课后,H老师刚出门就又快步走进来,第一句话就是:“同学们,我们

女儿的自然课是英语老师教的

陈睿映

又见面啦!”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。

女儿评价H老师的自然课上得比英语课还要好,全程不用看课件PPT,脱稿开讲,倒背如流。第一课是“植物的生长周期”,女儿保持英语课的热情,积极举手回答问题。我内心也跟着赞许。H老师定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然,也许是被什么耽误了才当上了英语老师吧?要是她能用英语来上自然课,那就和在家看BBC纪录片一样了!

开学前几天晚上,女儿吓得瑟

瑟发抖不敢入睡。并不是怕开学,是因为她最近一直在读福尔摩斯探案集,睡前就开始浮想联翩,想象如果有坏人来杀她怎么办?但昨天晚上,她跟我说:“H老师今天课上讲:为什么‘at night’要用‘at’?因为‘at’后面跟的是小地点,而‘night’就是一个很小的时间点呀,眼睛一闭一睁,一个晚上就过去啦!”她想将这个知识点,笃定

地闭上眼睡着了。我又佩服H老师了。我哄了女儿好久说没有坏人来杀你的呀,都不如H老师那么轻巧的一个知识点管用。真的像林妹妹说的“我平日和你说的,全当耳旁风,怎么他说了你就依,比圣旨还快些!”

一早,我打开钉钉,看到群助手提示H老师深夜还在批视频打卡作业,忽然有点感慨:夜晚对她来说那么“小”,是不是因为实在太短了?

那些常常身兼数职、熬夜加班却依然把每个知识点讲得让孩子们信服的老教师们,你们辛苦了。



奔赴山河

陈静摄